



虐女，
不得宠爱，受人排斥，
生活艰辛，很纠结吗？
来，来修仙啊！

浮云记

Fu Yun Ji
沐容嫣 著

弱十，
万众瞩目，天赋异禀，
偶得机缘，有造化吗？
来，来修仙啊！

拜名师，遇萌宠，被追杀……暗恋师兄，打怪升级，美男环绕……都不过一场阴谋罢了。

她要成仙！成仙！成仙！
只有变强大，才能我命由我不由天

·《男生女生》月末版火热连载·

北方文艺出版社



Fu Yun Ji

浮云记

沐容嫣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浮云记. 1 / 沐容嫣著.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317-2849-8

I. ①浮… II. ①沐…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04890号

浮云记 1

作 者	沐容嫣
责任编辑	王金秋
封面设计	△ 介
版式设计	刘子杨
出版发行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邮 编	150010
网 址	http://www.bfwy.com
电子邮箱	bfwy@bfwy.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46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2.00元
书 号	ISBN 978-7-5317-2849-8



目录

卷一 炼气期

第一章	家宅闹鬼	2
第二章	心怀鬼胎的胖道士	7
第三章	神秘的木钗	13
第四章	仙人的救命之恩	19
第五章	初踏仙道宗	26
第六章	入门考核，低调吧	31
第七章	崭新的记名弟子生活	38
第八章	药园行侠仗义	44
第九章	不想惹祸上身	49
第十章	遇上了谁家的兔神啊	55
第十一章	拐卖与被拐卖	59
第十二章	开启通音术	64
第十三章	美女的邀请	69
第十四章	于长老的劝告	74
第十五章	石铜山脉试炼谷	77
第十六章	白捡的水月镯	81
第十七章	水姬的初次灵魂合并	87
第十八章	谋财害命呀	91
第十九章	柳暗花明有一洞	96
第二十章	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筑基成功	100
第二十一章	一个很美很美的美男	104
第二十二章	属于嘶音的幸福，暗金魂	109

目录



卷二 筑基期

第一章	你是我家展怀钰，还是我家展怀钰	115
第二章	不好，计划被发现了	119
第三章	宗门的各种效应	124
第四章	令人激动的飞剑大会	129
第五章	师父与师兄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133
第六章	再没有比他更亲的师兄了	137
第七章	仙道书库是个大宝藏	142
第八章	朝着洞天剑派，出发	144
第九章	嘶音与冰雪神宫的恩怨情仇	148
第十章	水月剑，光华毕现	153
第十一章	我赌仙道宗赢	157
第十二章	又被贱人算计了	161
第十三章	又萌又搞怪的桃氏准夫妻	164
第十四章	险中求胜，突破结丹	169
第十五章	仙人的爱情故事	173
第十六章	颁奖大会，收宝贝啦	177
第十七章	隐藏的魔族内奸	181
第十八章	开始明月峰的同居生涯	186
第十九章	备受欺凌的炼丹童子	191
第二十章	万恶的鼎炉	195
第二十一章	碰了一个大钉子	199
第二十二章	又悲摧地中计了	203
第二十三章	非逼她用传说中的报恩绝招，以身相许吗	207
第二十四章	仙道宗第N届除魔大会序幕式	212

卷一
炼气期



第一章 家宅闹鬼

大行国青宁县是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县上一直太平清静，可是最近却传来一些骇人听闻的传言，说青宁县的展老爷家闹鬼。起先大家还都遮遮掩掩，毕竟展家是青宁县的大户。可是后来，展家出面在县上挂了告示，要请有神通的道士去治宅。

这下，青宁县的人可炸开了锅，治宅，不就是真的闹鬼了吗？

由于展府开出的报酬相当丰厚，各方有道之士纷纷闻风而至。

据说展家祖上是将军，后来告老还乡回到青宁县，青宁县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土地都是展家的。

展家这任家主名叫展大江，正值壮年，生有七子三女，香火旺盛，原本是家大业大和和美美的，谁知却发生了这等污秽的事情。

这闹鬼的具体原因，展大江都没法跟人说出口，嫌丢脸。大户人家一般都是一房正妻，几个小妾，展大江也不例外。正妻生有一子两女，分别是大小爷展怀鹏、大小姐展迎迎、二小姐展珊珊，剩下的六子一女都是几位小妾生的。

事情正是这嫡出的大小爷展怀鹏闹出来的，他年少轻狂，抢了位良家女子回来当偏房。可那女子宁死不从，没几天就跳河自杀了，连尸体都没有找到。她这一死便埋下了祸根，自那以后，每天晚上都会有一个浑身湿漉漉的东西去找大小爷展怀鹏索命，大小爷吓得吓着就卧床不起了。

展老爷选了几十个年富力强的精壮家丁举着火把站在大小爷的房间外轮流守夜，可那东西并不靠近，只是在夜风里一声声凄厉地喊：“偿命——偿命——”

展大江是个比较传统的人，虽然对儿子的恶行很生气，觉得他是自作自受，但怎么说，嫡出的儿子就这么一个，从小惯成这样，他也有责任。大行国等级观念森严，家业向来是只传嫡子，如果无嫡子才能另作他想。所以闹鬼这事，若是出在别的儿子身上，早掐死了事了，免得这样让人看笑话，成为县里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道士们来了一拨又一拨，都不见效，道士们对那水淋淋湿漉漉的东西完全无能为力，反而被吓得哭爹喊娘地逃走了。

展府上下人心惶惶，大少爷展怀鹏的小命危在旦夕。老郎中说，大少爷的身体元阳已经失去太多，阴气入体，如果那东西还继续缠着他，怕是要开始准备后事了。

这天，有一个游方的道士上门拜访展老爷。

这道士穿戴奇特，穿着一件锦缎道袍，腰间挂有几个葫芦，头上戴着一顶紫红色的方冠，手上还戴了枚金玉的戒指，加上鼠目贼眉、脑满肠肥的长相，像个暴发户，又像个地痞。不过，这人却小有几分本领，能驱使各种功能的符纸：裂焰符、穿墙符、寒冰符……把看门的家丁唬得一愣一愣的，飞奔着上报家主。

不一会儿，展大江亲自出来迎接，奉为上宾。道士自称长远道长，来自某名门大派，惯于四方修行，习得修仙之术。他又吹嘘道，捉鬼这等小打小闹，不过是手到擒来。

一番话，听得展大江态度越发地恭敬，许以重金，恳请道士当晚就施法捉鬼。道士也是个痛快之人，立马开工，摆设香案。另叮嘱展大江天黑之前，把家里所有家眷都集中到中堂，不得外出。

展府上下家眷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一个中堂很快就挤满了。展大江的一妻四妾、七子三女，加上随身伺候的丫鬟仆妇，足有三四十人。

中堂前檐下摆着奄奄一息的大少爷的床榻，檐外是一个四合院型的中院，长远道长身着奢华的锦缎黄金道袍，正忙碌地摆放着各种器皿，做着准备工作。

中堂里的男男女女都是一脸焦虑，喧嚷不休：

“老爷为什么要把我们集中在这里？万一那只淹死鬼闯进来了怎么办？”

“老爷，我们怀浩还这么小，被鬼气侵了可不好！”

“叫什么叫？是一个庶子重要，还是嫡子重要？哼，怀鹏即使死了，这家业也轮不到他！”

“喂，该死的小崽子，哭什么哭，别把鼻涕蹭到我裙子上。”

角落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靠着窗台蹲着，青色的布衣，梳着两个小小的发髻，原本应该充满稚气的脸上，满是沉稳和狡黠，两只大眼睛宝石一般熠熠生辉。她对中堂内的各种议论丝毫没有留意，注意力全部被外面的场景吸引住了。

她身边蹲着一个跟她差不多年岁的少年，温文尔雅，她低声道：“展怀钰，你说那

个道士长了一身肥肉，能捉得住鬼吗？”

“嘘——展流云你小点儿声！”少年望了望闹哄哄的四周，轻声道。

“放心，这时候了，他们不会注意到我们的，我又不跟他们分家产！我是庶出的女儿，娘亲又死得早，没那资格，我也没想过要跟他们争。”展流云笃定道。

“那也别得罪他们，小心你长大后他们将你嫁给老头子当小妾。”展怀钰打趣道。

展流云瞪大双眼：“不会吧，这么歹毒！”

“随意说说，你也在意？不是真想嫁人了吧？！你才十二岁，至少也等到了十六岁再说。”展怀钰取笑她。

展流云脸一红，啐了他一口：“我呸！哎，天快黑了，你说今晚那只女鬼会来吗？”

他们两个对大哥展怀鹏都没有好感。从小，嫡子嫡女就以任意欺辱庶子庶女们来显示他们的地位。展怀钰还好，娘亲健在，能够在老爷身边说说话，日子倒是好过一些。展流云名义上是三小姐，但是娘亲去世得早，在展府中无依无靠，平时没少受展怀鹏和两位姐姐的欺负，连下人都瞧不上她。她早就看透了这府中上上下下的每个人，所以小小年纪，心思倒比一般人重。

展怀钰性格洒脱，展流云外愚内慧，两人同病相怜。说来也巧，两人是同一天出生的，两人都自认为比对方大，谁也不愿意称呼对方哥哥或者姐姐，所以一直以来以全名相称，倒是处得最好的一对兄妹。

“应该会吧！但愿这个道士能收了它，咱们展家也经不住这么闹腾了。”展怀钰低叹道。

天刚一入黑，外面的道士就大叫一声：“中堂内各家眷请安静！”

立刻就有伶俐的丫头把中堂内的烛火全部吹熄了，只有外面檐下留着几盏灯，再就是院中香案上的几根蜡烛发出幽幽的光。

灯一熄，几个不满十岁的小少爷们便吓得哇哇大哭起来，有呵斥声，有安抚声，有埋怨声，任展大江怎么制止也不顶用。

突然，两道黑色的影子飞向大门口，是两张噤声符，所有的声音便在一瞬间安静下来。

黑暗中，展流云和展怀钰对视一眼，不约而同竖起大拇指，这胖道士确实有几分真本事！

夜半，中堂里闹腾了半宿的人大都睡着了，连展流云和展怀钰也有点儿熬不住了。就在这时，一阵邪风吹来，外面的灯笼被吹得东摇西晃，香案上的烛火也开始摇曳起来。

“偿命——偿命——”一阵尖细的女人声音在夜风里颤颤巍巍地响起来。

展流云的瞌睡猛地跑了。

风越来越大，院墙边上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红衣女鬼飘了出来，那身衣服据说是那女人自杀时穿的。看来传说中女人自杀时穿红衣会增加煞气，确实不是虚言。

那红衣女鬼一入中院，看见有道士设案，惨白的脸上立刻有了怒容，她挥动衣袖，伸出长长的血红色指甲，就飘了过来！

“多管闲事者，死！”她阴森森地叫道。

胖道士长远见状，也不惊也不躲，在红衣女鬼靠近他的时候，只用了一张闪避符，就轻易地避开了她。

展流云暗暗叫声好，这胖道士跟以往来的那些混吃喝的道士明显不同。

那红衣女鬼见袭击不成，便又飘回了半空，换了副可怜的表情看着他：“这位道长，小女子是冤死的，怨气太重，无法投胎，唯一的办法就是找这个害我性命的祸首报仇雪恨，如此才能投胎。小女子保证不伤及他人性命，求道长可怜可怜小女子……”

胖道士冷笑一声道：“编完了没有？编完了，该我对付你了！”说罢，一道黄符快速飘向红衣女鬼。只见那符像长了眼睛似的，拐个弯又追了上去，任女鬼怎么飘浮移动都摆脱不了。

黄符转眼即至，一下子贴在了她的胸前。

胖道长嘴角的笑容加深，静等女鬼的反应。

女鬼起先有些惊慌失措，可是符贴在身上半天都没有反应，她不由得大笑起来：“这位道士的本领也不过如此嘛！”随手一撕，扔了。

胖道士微微吃了一惊：“咦？普通的降灵符居然奈何不了你？看来果真有几分道行嘛。”

“哈哈哈哈……展怀鹏，你的死期到了，谁也救不了你！死道士，给我滚开！”女鬼怪笑着逼过来，“展怀鹏，偿命！偿命！”

胖道士这次谨慎了一些，任女鬼在半空中游荡数圈之后，又摸出一张红色的符朝她甩去，女鬼小瞧他，躲也不躲，结果，那符接触到女鬼的身体之后，“砰”的一声，化成一大团火球，将女鬼完全笼罩住。那女鬼原本浑身湿漉漉的，现下被火一烧，滋滋作响，

不一会儿竟冒烟了。

女鬼却诡异地一笑，浑身水雾暴涨，火符熄灭，身体完好无损，反而将符甩向胖道士：“奈何不了我的话，赶紧滚——”

胖道士始料未及，不免狼狈。他迟疑了一下，略作思考，最后，牙一咬，从腰间解下一只葫芦，对着女鬼喝道：“滚？看我如何收你！”

女鬼见胖道士亮出葫芦来，下意识地就想逃，胖道士早防着她这一招，用葫芦对准红衣女鬼，念了一句什么，红衣女鬼来不及反抗就被收了进去。

展流云一阵赞叹，看得出来这葫芦肯定是个宝贝，能收鬼，不知道能收人不？要是偷他几张符出来以后防身倒是不错，看谁还敢欺负她。

不过她只是想想罢了，每次有人欺负她之后，晚上她都会在梦里把那人欺负回来，虽然只是做个梦，但她也觉得神清气爽，好不快乐。

第二章 心怀鬼胎的胖道士

灯火重新掌了起来，外面檐下的大少爷也被人抬了进来，睡着的妇孺老幼基本上都醒了，屋内屋外，一片通明。

展大江激动不已，将胖道士引入上座，让人赶紧上茶。

胖道士不接，大声道：“拿烈酒来！”

展大江不明就里，示意下人赶紧拿出后院地窖里藏的陈年佳酿，用华丽的酒盏倒了两大盏恭恭敬敬地放在胖道士面前。

只见他抿了一口酒，站起来，走到大少爷的榻前，喷了一口酒在大少爷的脸上。

“你们展府受这女鬼的阴气有一段时间了，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沾了一些，我现在运功用烈酒帮你们驱一驱，以后好无病无灾。”胖道士说得正气凛然。

众人喜出望外，争先恐后地抢到胖道士面前，但被展大江威严地一瞪，便自觉地变成了几拨人。

先是展大江带领一妻四妾头一拨，胖道士用酒喷了。

第二拨便是六个儿子，一齐上前，胖道士又喷了。

第三拨便是三个女儿，展迎迎、展珊珊走在前面，展流云走在后面，胖道士这次却两眼发光，酒迟迟喷不下去。

展家出名还有个由头，便是展家的女儿漂亮。她们自小修习琴棋书画女红厨艺，气质天成，特别是大小姐和二小姐，已是十五六岁的碧玉年华，出落得楚楚动人。

展大江不安地咳嗽了一声，试问道：“道长？”

胖道士摸着两撇小胡子，转头对着展大江故作神秘地说：“您是个有福气的人啊！”

展大江莫名其妙：“道长所言何意？”

“贫道我出身于天下第一仙门仙道宗，虽然只是外门弟子，但是习的却是正经的修行道术，假以时日，可得道成仙。近些年，贫道为了提高道术游历四野，所见凡夫俗子皆

是混浊之人，没想到三位小姐灵根清奇，实属罕见，如果投身仙门，前途无量啊。没准贵府上能出一位仙人……”胖道士侃侃而谈。

展大江吓了一跳，有点儿激动：“真的吗？”

“家主，贫道像是跟您开玩笑吗？三位小姐个个灵性非凡，天下难得，贫道我愿意收她们为徒，带回宗门，好生教习。我们是大宗派，子弟过万，男女皆有，您大可放心。”

展流云听在心里，第一个反应就是：当道姑？学本领？不远处的展怀钰早已经对她挤眉弄眼了，示意她千万别去。她不动声色地点点头。

这胖道士的把戏其实一点儿也不高明。是，他是能捉鬼，有几分真本领。但是，明摆着眼睛里的那两道光，是色眯眯的。

但是谁敢说出口？胖道士能收了鬼，就能放出鬼！

就在气氛相当尴尬之时，展夫人表现出了当家主母的风范。她不动声色地挡在两个亲生女儿面前：“道长，您这么看得起小女，实在是她们的福气，只是我们是俗世之人，本没有修行成仙的那份心思。我听闻这修行之事乃是年纪越小造化越大，欢迎和珊珊两人都已年满十六，早已经定下了婆家，怕是不合适了。”

胖道士的脸顿时拉了下来，两撇小胡子抖了抖。

展夫人又笑道：“不过我们三小姐今年才十二岁，从小聪明剔透，灵气十足，让她跟着道长您修行，不知可好？”

胖道士抬眼看了展流云一眼，表情稍微缓和了些。展流云素衣素颜，不似大姐二姐锦衣华服那般艳丽，本来就逊色了几分，再加上她年龄小，还没有完全长开，该发育的地方也没有发育，身材又是落后了几分。不过，隐约也是美人胚子的模样。

展夫人分明居心不良，早就看她不顺眼了，现在刚好是个机会。展流云这下可有点儿急了，她连忙说道：“爹爹，女儿也没有那寻仙问道的心思，女儿不想离开家。虽然女儿身份低微，但是为人子女者，理应常在父亲面前行孝，女儿认为这才是正经事。”

展大江面有迟疑，心中犹豫。那胖道士听闻此言，冷言道：“这本是天大的机遇，既如此，贫道也不强求！展家埋没这等良材美玉，怕是会影响到今后的家运气数。”

展大江身体一震，无视展流云乞求的目光，大声道：“流云，既然你灵根清奇，道长愿收你为徒，是你的福气，也是我们展家的福气。你年纪小，顶撞长远道长，道长不与你一般见识，你还不感恩戴德赶紧拜师？”

一大家子人的目光全部集中在展流云的身上，各种小声的议论纷纷而起，有无动于

衷的，有幸灾乐祸的，也有那些不懂事的小子丫鬟羡慕她所谓的灵根。

只有展怀钰一人满脸愤怒，大步站出来想替她说话，却被他娘亲死死地拽住。

展流云叹口气，心如死灰，看来她生活了十二年的展府确实是留不得了。展大江子女众多，从未把她这个庶出的女儿放在心上，亲娘早死，待她长大，欺负过她的那一帮人怕她以后嫁得好得以翻身，到时真的把她嫁给老头子当小妾也说不准。不如趁现在这个机会，先离开展府再说。那个胖道士就算怀了色心，可自己现在才十二岁，身体没有发育好，稍微有点儿良知的人都不会现在就对她那个啥的。以她的聪明才智，随时可以找机会逃走。瞧这个胖道士的行头，身上也应该有几件好宝贝，不说别的，那符和葫芦就都很好使，偷了以后出去闯荡外面的世界也未尝不可。

想到这里，展流云上前一步，跪在胖道士面前，端端正正地磕了三个头：“师父在上，展流云给师父行礼了！”

胖道士那张紧巴巴的脸终于放了晴，他两手摸了摸八字须，应道：“好！好！”

在场的人大多明显松了一口气，展大江有些歉意又有些感激地看了看三女儿。

胖道士到展府就没有休息，直接布局，当晚就抓鬼，现在事毕，也有几分疲劳之态，于是便让所有人都散了，自己在展府家仆的带领下去客房休息不提。

大家都散了，展怀钰被他娘拉着，脸色阴沉地转身离去。

翌日，展府上上下下喜气洋洋，张灯结彩。

有两个由头：一是庆祝家宅恢复平静，大少爷展怀鹏醒了过来；另一个是展府三小姐展流云被得道高人收为徒弟，不日将出府跟随道长修行法术，以后有可能变成仙人。

青宁县有头有脸的权贵名人都被邀请了不说，展家还在府外面搭了台子，请了戏班子日夜献唱，早中晚三餐都派发肉包子大馒头，救济穷人和乞丐……青宁县一片欢腾。

长远道长的神通一夜之间传遍了青宁县，很多人都十分仰慕，想与之结交，酒席间纷纷向他敬酒，赞美之词不绝于耳。长远道长显然也十分受用，一杯接着一杯地喝，一会儿便烂醉如泥。

如今展流云的身份可是道长的徒弟，在展府的地位也明显提升了一些，至少能指挥得动下人们了，她让几个家仆七手八脚地将道长抬入后院客房休息。

等家仆一走，展怀钰就从客房的屏风后面冒了出来，把展流云吓了一跳。

床上的胖道士睡得死沉，还打着均匀的呼噜。

展流云为防万一，用力地扯了扯胖道士的袖口，喊道：“师父？师父！”

胖道士动也不动，这下展流云才放了心，抬头看向展怀钰：“臭小子！你怎么在这里？你不是应该在前厅宴席上的吗？”

“展流云，这道长收你为徒一看就没有存什么好心，什么狗屁道长，还修行之人，修行之人会有他这样色眯眯的眼神吗？你不能跟他走……”展怀钰急得像变了一个人。

展流云叹道：“展怀钰，你都能想到的，我想不到吗？不过，也是没有办法的，大姐二姐不愿意去，爹爹只有牺牲我了。放心好了，等出了青宁县，我一定会想办法逃走的。”

“不行！这胖道士有几分神通，你又没有学过武功，身小力单，你怎么对付得了他？就算是身强力壮的男子也斗不过他，我不能让你冒险……展流云，在这么多兄妹当中，我只拿你一个当亲人看！”展怀钰坚决不同意。

展流云一阵感动，鼻头一酸：“胡说！我比你大几个时辰，我是你姐……”

这时候，胖道士随意翻了个身，腰间的几个葫芦互相撞击，发出细微的声响。

展怀钰不再迟疑，走到床边，伸手去摸那几个葫芦：“展流云，过来帮忙，你来看看这几个葫芦里哪个装了那只女鬼，昨天晚上你看得最清楚。”

“是你故意让那些人给胖道士敬酒，让他喝醉的？”展流云没有帮忙去找，反而警觉道。

“是。只有他喝醉了，我们才有机会拿回那个葫芦，不让他威胁展府，你就可以不跟他走了……到底是哪只葫芦，怎么大小外观都差不多？”

展流云想想不妥：“这些都是他的法宝，现在他人还在府上，随身法宝不见了，肯定会闹事的。”

只见展怀钰从屏风后面拖出一个四四方方的竹制笼子，笼子上面贴满了黄色的符纸，笼子边上有个口，上面写着几个小字：化鬼笼。

“谁说我要偷他法宝了？这是我昨晚一夜未睡，骑快马去县里在几个道士那里特意定制的，这女鬼道行高，他们抓不住，但是对付一只已经被抓住的女鬼却还是有办法的，只要把那只女鬼放入这个笼子，她便会立刻化掉。然后我们再把葫芦系回这色道长的腰间！神不知鬼不觉……”展怀钰显然把这一切都设计好了。

展流云隐约感觉这事儿还是不妥，但是事已至此，她不能辜负了展怀钰的一片好意。

她仔细看了看胖道士腰间的那几个葫芦，这些葫芦外表差不多，略带花皮，葫芦嘴上有个小盖，粗细也没有太大的分别，昨天晚上由于光线不好，隔得又远，只看到是个葫

芦，真要分辨出是哪只，还是有些难度的。

两人无法，只得将葫芦一一解下，撞运气，将葫芦嘴打开，对准笼子往里面倒东西。

第一个葫芦倒出些药丸，不是很多，就两粒，一阵清香扑鼻而来，两人也不懂，又赶紧捡了出来装进葫芦去。碰触到那些药丸，连手掌上都感觉到清凉提神，特别是展怀钰一夜未睡的疲劳在握住药丸的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莫非是传说中的仙丹灵药？传说中只要吃了一粒这样的仙丹灵药，就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说身体会百病不侵，增加寿命什么的。

不过两人没有吃，而是给放回到葫芦里去了。一是药不能乱吃，二呢，这不是自己的东西，这是胖道士的东西，看胖道士的人品，他的东西也不敢吃。

第二个葫芦倒出来的是一些药材，普通常见的有，少见的也有，大多研磨成粗粉状。还好事先在笼子里铺了一层白布，好收拾一些。

第三个葫芦里是一些符水，好在快用完了，只剩下少量，将几层白布全部打湿了，腥臭无比。

第四个葫芦倒了半天没有动静，好像是空的。就在展怀钰决定放弃想盖上盖子的时候，一团红色的东西从葫芦口掉了出来。

那团红色落在笼子里，立刻变成了人形，正是昨天晚上的那只脸色惨白的女鬼。

展流云吓得差点儿没叫出来。好在展怀钰反应快，一把合上了笼子的盖子。

那女鬼从葫芦里被倒出来时一阵晕头转向，半晌才缓过来。两人紧张地看着她，生怕会生出什么异象，特别是展流云，她对这个笼子心里完全没有底，这女鬼的神通她可是见过的。

结果，出人意料的是，红衣女鬼一见他们，便立即匍匐在地，对着两人连连磕头：

“四少爷，三小姐，饶小红一命吧，小红再也不装鬼吓大少爷了。”

两人都蒙了，装鬼？展流云清了清嗓子：“我如今是长远道长新收的徒弟，此番师父让我放你出来审问，他在床上睡觉修行，心思却明镜似的！你休想要什么花招！”

“是真的，三小姐，求求你，放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女鬼急忙辩解道，“鬼是没有实体的，没有温度的，三小姐不信，可以摸摸我。”

展流云将信将疑，这笼子上面写的是化鬼笼，如果是鬼，红衣女鬼被关了这么半天儿，也应该有点儿反应了，难道真的不是鬼？于是展流云冒险伸出手在她的手腕处摸了摸，确实是温热的，她朝展怀钰点了点头。

“这事太离奇了，你若不是鬼，那为何你能每天晚上飘来飘去的，速速将缘由告诉我们！”展怀钰厉声问道。

“我说，我都说！”女鬼哭泣道，“那天我含恨跳下河，其实并没有死，那条河里有一条暗道，好像有人在召唤我，我便顺着那条暗道游了进去，发现了一个盒子，盒子里面装了一支木钗，那木钗似乎能说人话，很是骇人。不过我是寻死之人倒也不怕。它问我有什么冤屈要跳河，我就将事情始末说了，木钗说可以帮我报仇，只要我晚上戴了它，就会有一些神通，掩盖生气，飘浮而行，但没有攻击能力，只能吓吓人。起先我不信，后来一戴，果真如此，于是我就每晚出来吓唬大少爷……没想到，被这个道士收了进来！四少爷，三小姐，饶命！我想回家，我也不报仇了……呜呜呜……”

展流云和展怀钰面面相觑，居然有这等奇事？

“那木钗呢？”女鬼的头上并没有什么木钗！

女鬼又开始磕头：“是这样子的，木钗说过，它只能在晚上助我一些法术，并且只能在展府范围之内，不能离开太远，到了白天，它就自动回河里去了，所以白天我一般都是躲起来不敢见人的。”

小红出身贫寒，是展家在郊外的佃户，父母都是老实人，祖宗三代都是没见过世面的农民，不可能编出这么玄奇的故事，除非是真的！

再加上这条河，据说展家初来青宁县选址建宅的时候，就是看好了这条河的风水才依水而建的。这条河是青宁县的主要水源，不管天如何大旱或者大涝，从来都是不盈不漫，福泽连绵。

展流云略微思索了一下，当机立断道：“那现在带我们去河里看看，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们就偷偷放你回去，如果敢欺骗我们，哼……你明白后果的！”

小红抹了抹眼泪，连声道：“千真万确！我这就带你们去！”

现在胖道士正在醉酒当中，万一他醒了就不好办了，此事宜早不宜迟！

两人将葫芦——系回胖道士的腰间，收拾了屋内的东西，把小红放出来，寻了件小厮的衣服给她穿了，从窗口悄悄出了客房。